“白开水干部”无人不念，此情成追忆

他们说，徐遂就像一杯白开水，平时没觉得怎么样，一旦没了，才发现心里像刀割一样，疼得厉害

在追悼会现场，几乎每个人都能随口讲出两三件徐遂“顺手”办了的“小事”。而他总是为别人考虑，自己的困难却从不提及

本报记者商意盈、许舜达

▲徐遂在村庄走访农户的路上(资料照片)。

掀杯盖，放茶叶，冲开水……这些天，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鸠坑乡副乡长周觉来每天到办公室，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洗净徐遂桌上的茶杯，接着重复这几个动作。他多希望徐遂待会儿就走进来，端起茶杯喝上一口。

徐遂是鸠坑乡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部长。一个多月前，这位群众口中的“白开水干部”，在公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不幸遇难，年仅35岁。

在徐遂离开的日子里，记者走访了他生前工作过的乡镇、联系过的村。和他并肩战斗过的同事、他帮助过的村民，一个个红了眼睛。他们说，**徐遂就像一杯白开水，平时没觉得怎么样，一旦没了，才发现心里像刀割一样，疼得厉害。**

一件“脱不掉”的军装

6月4日，在淳安县殡仪馆，徐遂穿着他最爱的军装，去掉了肩章，面容安详。**上千位十里八乡的群众，举着自制的悼念牌，带着花圈和花篮，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赶来，只为见他最后一面。**

悲剧发生在5月31日，那天下着大雨。在鸠坑乡政府，刚结束杭州市农业局有机茶的考评，徐遂匆忙换上军装，准备赶到县政府，参加下午3点前的人武部会议。由于武装工作的特殊性，从事专武工作时，徐遂都要穿上制服。

有同事劝他，时间这么赶，雨又下这么大，不如请个假吧。他笑笑拒绝了。在徐遂的世界里，任何有关工作的事，都是大事，都无比重要。

那条鸠坑乡通往县城的乡村公路，徐遂不知道开了多少遍。它沿着旖旎的千岛湖畔，崎岖蜿蜒，开车全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。然而这天大雨倾盆，暴烈的雨水已经汇成路面上的水流。视频监控显示，徐遂的车子最后出现在2点23分。

一个拐角处，正好没有安装护栏。也许是大雨阻挡了视线、也许是疲劳让他放松了警惕，意外发生了。在千岛湖的碧波之下，在水深大约9米的地方，连同绿色的军装，徐遂年轻的生命，定格在了那里。

“穿上军装，就要有军人的精气神！”徐遂的妻子孙彩凤说，这是他生前讲的最多的一句话。2001年，从小有着“军人梦”的徐遂，考入浙江工商大学人民武装专业。毕业后，他如愿以偿成了一名乡镇专武干部，一干便是13年。

每年征兵的时候，徐遂都会挨家挨户走访有适龄青年的家庭，与家长促膝而谈，与孩子拉手交心。一聊起征兵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，徐遂眼里就放出光彩。**从大学生新兵入伍能享受哪几条政策，到乡里有几名新兵、身体怎样、性格如何，他都如数家珍。**

2016年，鸠坑乡严村的大学生小严，参军意愿强烈，但是家长一直不同意。徐遂得知情况后，上门与家长面对面沟通，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，结果吃了“闭门羹”。

面对家长的冷言相对，徐遂没有气馁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再次赶到小严家中，还帮忙干起了农活。见此情景，小严的家长当场表态：“徐部长，像你这样的干部，我们做家长的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。”

正是靠着这样的耐心和韧劲，徐遂把征兵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担任鸠坑乡人武部长第一年，全乡大学生入伍比例就达到了100%，鸠坑乡也被评为杭州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。

“从大学到工作，每过几年，就会发一套新的制服。每一套他都不舍得扔，叠得整整齐齐地保留着。”孙彩凤说。而这身军装，他穿上了，从此便不再脱下。

一杯“不会凉”的茶

鸠坑乡政府三楼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，是徐遂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门口的干部去向牌上，徐遂依然停留在开会一栏。而他的办公桌上，依然放着那杯周觉来亲手为他泡的茶，“凉了，我再给茶换热水。”

农村要发展，百姓要增收，离不开产业。“他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九点多还在给我发微信，整理材料，和我探讨一些关于有机茶产业发展的问题。”鸠坑乡党委原书记王恒堂说。

2015年，徐遂从浪川乡调至鸠坑乡。基层工作多，除了人武工作，他还分管了有机茶叶小镇、农业、农办、林业、安全生产、消防等12项工作。

这一年，乡里刚入选杭州有机茶叶小镇试点，产业亟待转型升级。当这个任务交给到岗不久的徐遂时，他没有二话。为了推广有机茶，首先要让茶农不再使用农药和化肥。600多名茶农，他就一家一户地走访。

然而不打药、不施肥，茶叶产量会下降，很多茶农都不愿种有机茶。徐遂就耐心做工作：“茶叶是‘吃’的，这个茶叶打过农药了，你自己敢不敢喝？”“到以后别人都是有机茶，就你家茶叶不是，合作社不收，卖不出去怎么办？”

茶农管利民告诉记者：“那段时间，常常在天黑的时候碰到徐遂，每次见到他，总是抱着一堆宣传资料，讲有机种茶、讲不要打农药。”

茶叶不施农药了，那虫害怎么办？为解决茶农的后顾之忧，徐遂又联系厂家，在茶园里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。“杀虫灯装好以后，他还亲自爬上茶园，看到真的有杀虫效果，他才放心。”茶农章成花大姐说。

乡里的每个茶厂、茶园，徐遂都走遍和看遍了。每碰到一个茶农，他都要停下来，问问今年的茶叶品质怎么样，销量好不好。因为这些都关系到茶农的收入，和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生计。

如今，短短不到两年，鸠坑茶已成功创建成为淳安首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。2018年，鸠坑春茶产值达到4029万元。这片徐遂牵挂的绿叶，日渐茁壮。

此外，为了助推全乡削薄增收，徐遂还根据不同村的情况制定了不同方案。如今，鸠坑乡9个村中已有6个村实现了削薄增收，还有3个村，徐遂生前也正积极筹划发展思路。

一生磨不灭的信仰

“活着的时候，好像他平日里的好都是应该的，但是突然听到他没了，有关他所有的好都一下子涌上心头，想着想着就感觉整个人要崩溃了一样。”同事鲍善平说。

白开水平凡，但白开水最解渴。在徐遂离开的日子里，**每一个与他“肩并肩”过的同事、每一个受到过帮助的村民，都觉得心口似乎被剜去了一块，就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**

2005年，当他第一天到浪川乡工作时，看见乡里保洁员忙不过来，就坚持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打扫乡政府大院。无论春夏秋冬，雷打不动，一扫就是整整10年。

他还有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故事：参加工作以来，他连续13年默默参加无偿献血，共登记鲜血4600毫升。他今年刚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，奖状还在路上，人却已经走了。

在追悼会现场，几乎每个人都能随口讲出两三件徐遂“顺手”办了的“小事”：给村民打电话发现停机了，顺手给对方存进50元；村民不会打字，更不懂怎么办营业执照，他全程跑腿代办；村民发展产业受限于交通，他跑部门“讨”来15万元修路……

这样平凡的小事不胜枚举，然而，徐遂总是为别人考虑，自己的困难却从不提及。2008年，他父亲因打山核桃摔伤脊椎，至今行动不便；2010年，母亲又突发脑溢血中风，在医院昏迷40多天，至今瘫痪在床。这样困难的时候，徐遂也只是请了自己的年休假，没有向组织提出其他任何要求。

父母住院，都是徐遂的一帮子姑姑、姑父和孙彩凤一起轮流照顾。“他不是不关心父母，在医院的时候，他什么事都抢着做。只是他的工作太忙了，只能是多打电话来，问问我们父母的情况。”孙彩凤说。

鸠坑乡党委书记徐国建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几乎每一位乡里的干部，他都登门慰问过家属或老人，只有徐遂，提了两次，都被他婉言谢绝，“我现在是有多懊悔，没能对他关心得更细些。”

尽量不把工作的事情带回家，这是徐遂给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可是，徐遂在家的日子太少了。难得在家的日子，有时候正和孙彩凤说着话，徐遂就睡着了。“我只知道他工作很辛苦，但是直到他去世，媒体的报道出来，我才知道他这么累，默默做了这么多事情。”回想徐遂，孙彩凤又泪水涟涟。

“做一件好事不难，一个人说他好也不难。难的是连续做十多年的好事，而身边没有一个人说过他不好。”王恒堂说，没有信仰，就没有高尚的灵魂，徐遂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

6月30日，杭州市委追授徐遂同志为“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”，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徐遂学习。

翻开徐遂办公室案头上的笔记本，这是他记录工作会议的本子。然而，第一页上却是他手写的《重温入党誓词》——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

完完整整一共写了两遍，字体朴茂工稳、遒劲有力。

爱“折腾”的村支书带领全村种出“金果果”

村民都“折腾”怕了，但他还“屡败不改”，为了带领大家脱贫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新的产业和出路。村民说，陈支书是牛脾气，特别执着，认定了就一定要干，哪怕“折腾”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

新华社记者黄勇贤、罗羽、张伊伊

贵州安顺大坝村支书陈大兴，为了带领全村村民脱贫致富，“折腾”了22年，熬白了头发，直到碰到金刺梨这棵“金果果”，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从勤奋青年到“折腾”村支书

1996年，28岁的陈大兴提早步入了一个新阶段：从一个勤奋的青年变为一名“折腾”的村支书。

陈大兴所在的大坝，现有村民300多户、1500多人。过去，这是一个仅有7个民族、30多户、100多人的“移民村”。这里土质差，几乎全是灰沙土，村民广种薄收，很多人家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。陈大兴还记得，村民王正华窘迫到把豆角煮熟了，就着辣椒蘸水当午饭。村子太穷，一首顺口溜这样唱：“大坝大坝，烂塘烂坝，小伙难娶，姑娘远嫁。”

陈大兴一家十几口人，只有十亩土地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一心扑在田地上。他还在附近的一家林场当护林员，赚取微薄收入，从未踏足过外面世界半步。那一年，当村支书的伯父陈万德病重，他特别劝说憨厚正直的陈大兴接替他。

陈大兴担任村支书以后，一心想着怎么才能让全村人脱离贫困、过上好日子。

“1997年我们开始种植烤烟，一两年后有了点收入，却又马上遇到价格下跌，最后作罢。”陈大兴说，看到朋友种竹荪赚钱，他自己试种了一些，挣了10万元后，他将赚来的钱全部用于扩大规模，带领群众一起种，结果又遭遇市场动荡，血本无归。

陈大兴心有不甘，他到银行贷款，带领村民承包荒山种植中药材，此后又种植苗木、养殖肉牛，同样因为市场和价格问题，均未取得成功。

村民都“折腾”怕了，但他还“屡败不改”，为了带领大家脱贫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新的产业和出路。村民李大伦说，陈支书是牛脾气，特别执着，认定了就一定要干，哪怕“折腾”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。

“就是干。”陈大兴说，只有不停地干才能找到一条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路子。

从山沟金刺梨到新品“救命果”

从1996年到2006年，整整十年间，陈大兴“折腾”不息。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7年，还生长在“试验田”里的金刺梨碰到了前来采摘的陈大兴，成了他的“救命果”。

这种由西秀区林业局培植的、当时还乏人问津的新品水果，味道甜酸适宜，尤其富含十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C。陈大兴觉得其中有商机，决定引进种植。

但村民不同意。

“大家失败怕了。”村民许忠义说，还有老百姓认为这金刺梨就是平时生长在山沟田埂边的野刺梨，根本不可能种来卖钱。

大家不愿意配合，陈大兴几乎是一夜之间白了头。他像往常一样自己先试种，他想，只要他成功了，大家自然愿意跟着一起种。

陈大兴承包了一些土地，在第二年种了30亩。四年后，全部投产，亩产金刺梨果1000多公斤。不少商贩前来收购，每公斤可以卖40元。

为了扩大金刺梨的知名度，政府部门还前来帮助举办品鉴会，邀请市区两级领导、商家、市民等前来品鉴，金刺梨也逐步成为产业推广种植。陈大兴随即贷款20多万元，育起了果苗。2012年，光是果苗销售，他个人的账面收入就已高达500万元。

这一下，乡亲们都来了。但走过去单家独户各自经营的老路？刚好那一年陈大兴等一批村干部到华西村考察学习，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给他们上了一堂课：现在的农村要发展，必须把土地和人组织起来，集中经营，抱团取暖……

“那是一次思想的震动。”陈大兴说，看到华西村的发展变化，他心里想“他们能做，我们也能做”。他要将大坝村打造成为大山深处的华西村。

合作社应运而生，全村村民、约5000亩土地逐步组织集中了起来，种上金刺梨。金刺梨花漫山遍野开了起来，大家在股份分红的基础上，还通过在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务工取得工资收入。

自掏腰包带贫困村走上致富路

陈大兴个人拿出果苗款作为启动资金，还去银行担保贷款数百万元。

全市种植金刺梨的面积也在猛增，到2017年底就已高达25万亩，带动6万余人就业。但量增价跌，金刺梨果的价格从最初的40元一公斤降至3至5元一公斤。为了消化大量金刺梨果，陈大兴带领村民发展深度加工，大坝村在2016年成立了果酒公司、修建了果酒加工厂，年产金刺梨酒5000余吨。

“我们制定了最低3元一斤的收购价，保障老百姓收益。”陈大兴说，目前果酒加工厂开发有白酒、果酒、啤酒等三大类共七八种产品，每年可实现销售5000万元。

能把产业做大做强。陈大兴信心十足。“一旦果酒公司进入正常运营，我们三五年就能把贷款全部还完。”陈大兴说，果酒公司组建的销售团队先后在上海、重庆、广州、青岛等地做了产品推广，极受市场欢迎。

如今，大坝村旧貌换新颜，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、道路旁的成排的新房崭新如洗；村后的土坡上、田地间，金刺梨泛出绿意，育苗和养殖蚂蚱的大棚点缀其间。六年来，全村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00元增加到12000元。

“日子变了。”53岁的许忠义感慨地说，作为曾经的贫困户，他在流转自家10亩土地给合作社后，还在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务工，一年可以拿到四五万元。如今，他住在一栋新房里，脱了贫，过上了安稳日子。

新华社贵阳电

“粪勺子也能扔出花来”

——『大国工匠』李德：自主创新让环卫工作『少些味道、多些尊严』

新华社记者许苏培、徐步云

56岁的河北沧州人李德，身上贴有很多“撞色标签”：既是环卫工人，也是首位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“大国工匠”；一手拿着初中文凭，另一手却有9项国家专利，100余项技术创新；既是屡屡获奖的武术冠军，也是几次心脏病突发紧急送医的病人……

一辈子的“消防队员”

“哪儿有‘火情’就往哪儿派，我这一辈子不像环卫工人，倒像个消防队员。”李德开玩笑说。

李德自1982年进入环卫系统，36年来，无论在什么岗位，他总能最快“露出锋芒”，多次充当“拓荒人”和“救火员”。

1993年，李德被调去垃圾处理场当厂长。当时的垃圾处理场不仅人心涣散，苍蝇为伴，还带着建厂时欠下20多万元的外债。

工人不肯干，那就撸起袖子自己上。他白天盯着工人干，晚上下班后独自加班加点继续干。“我就要看看一个人干，到底能不能顶工人们两个班！”

不眠不休拼命干了两个月没回家，他累到心脏休克，晕倒在厕所。“醒来时才发现原来脑袋磕墙上，血流到面颊上都干了。”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，硬汉李德也没忍住流下了眼泪。“孩子那时候才五六岁，媳妇带着来看我，孩子问爸爸，院子里怎么就你一个人……”

一年时间，厂里所有人都被这个“拼命三郎”折服了，大家上下齐心，干劲十足，一年内还清了所有外债，曾经“苍蝇飞起来乌泱泱的”垃圾处理场也开始变得干净整洁。

“我所有的成绩都是拿命换的。”“救火”多年，自小练武、身强体壮的他，愣是被自己折腾出心脏病，两次住院，身上大大小小20多处伤疤。

2004年，沧州的公厕卫生状况，用老百姓的一句戏言形容是“踮着脚进去，跑着出来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沧州市成立了公厕管理站，任命李德为站长。这次他改变了思路，在环卫作业机械化率低、人手短缺的情况下，走上了技术创新之路。

“粪勺子也能扔出花来”

两台吸污车、三辆淘粪车、七个人，这是当时沧州公厕管理站的“全副家当”。全市164个厕所，其中十几个是水厕，其余都是旱厕。

“这么多公厕根本顾不过来，天天有人投诉。”李德回忆说，当时还有人嘲笑说看他这次“粪勺子还能扔出花来”。

大型吸污车根本开不进逼仄的胡同里，环卫工人不得不穿着雨靴一担担把粪挑出来，清理一次来回差不多要担20多趟。这份工作又苦又累，还常常被别人讥笑“顶风臭八里地”。

于是，李德开始琢磨把大车换小车，靠技术创新来解放双手。

他找了辆废旧三轮车，自己设计画图。背后涉及的杠杆学、液压动力传动等多学科知识，他查阅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各种专业书籍，并结合过去在单位的机械维修经验，不断发明改进。

最终，他发明了“小型粪便机械化作业车”，让工人只需按动操作阀门就能自动完成从清淘到倾倒，身上不会沾染脏污；他研制改装的“自动压缩式固液分离吸污车”，经过几十次技术升级，吸污效率从原先20分钟抽不满一车提高到5分钟抽满一车；他发明的“多功能高压冲洗车”，既能疏通管道，又能洒水、冲洗，解放了工人为疏通下水道而磨出泡的双手。

从2004年开始，李德的发明填补了我国特种设备及特种车四项空白。14年间，他靠着自主研发，让运河区公厕管理的粪便清淘机械化作业率从18%提升到了98%。

“9项专利代表着环卫工作中需要攻克的9个难题。”李德说，作为环卫工人，他要让这份工作少些味道、多些尊严。

耐得住寂寞的“大国工匠”

李德是沧州市环卫系统唯一拥有双技师职称的人，也是全国环卫系统第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，并获得全国技术能手、省突出贡献技师、省高技能人才库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。

2018年5月，他从全国技术能手中脱颖而出，被选入中组部组织的“大国工匠”高技能人才国情研修班，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，包括航天工业、核工业、汽车制造等各行各业的69名顶尖人才一起学习。

“我和垃圾为伍多年，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能进入高科技人才队伍。”李德感慨地说，“这是国家对我们的重视。”

工作这么多年来，李德有不少机会离开环卫行业。有的南方厂家看中他的才干，高薪聘请他做技术指导；新加坡机构相中他的武术才能，多次邀请他去担任老师……这些机会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

“我所理解的‘大国工匠’，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撑，更需要吃得了苦、经得起磨难、耐得住寂寞。”李德说。

新华社石家庄7月13日电

▲李德在精心打磨扫路车喷嘴拉杆。